

# 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

吳志良\*\*

四分之一世紀前，澳門多位有識之士首次提出澳門學的概念。當時，港澳回歸祖國問題已經列入中國的政治議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輪廓也大致顯露，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內地人還是港澳居民，對港、澳社會都缺乏學理上的系統、全面、客觀認識，在此一背景下，香港學、澳門學的概念應運而生。

主觀上，香港學、澳門學的倡導者希望從學理上研究和解釋港、澳社會，梳理不同階層對港澳回歸祖國的意見和建議，增加內地和港澳居民之間的互相了解與信任，為港、澳順利過渡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識支援，但客觀上，為構建港、澳地區本土知識體系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四分之一世紀後回頭看，如果當時我們有足夠的識見順勢去建構港、澳地區本土知識體系，港澳回歸之路可能會更加平坦，港澳特區的創建也可以少一點曲折。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相信，對本土知識的充分瞭解，能夠協助我們確切認識從哪兒來、在哪裏、往何處去這些關鍵性問題，從而可以更好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可以更加清晰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可以更加清楚當家作主的內涵，一句話，理性、正確找到一條應該走的道路。

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引起人們的重視，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在某種意義上，是後殖民的產物。所謂本土知識，乃一個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延續和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獨特內容與形式的知識體系（Conklin, 1980），為本土人民所共同分享的知識，是本土人民的“智力財富”（Brokensha, D., 1980）。“本土知識是地方性知識——一種某一文化或社會所獨享的知識。本土知

\* 2010年4月15日首屆澳門學國際研討會的講話。

\*\*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

識與通過大學與研究機構所產生的國際知識體系相區別”（Warren, D. M., McKiernan, G., 1999）。石中英在《本土知識與教育改革》（《教育研究》，2007年8月）一文中，將本土知識定義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長期的生活和發展過程中所自主生產、享用和傳遞的知識體系，與本土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及其歷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壓迫的本土人民實現獨立自主和可持續發展的智力基礎和力量源泉。

恰好在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提出了新的發展模式——內在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以區別於傳統上過份依賴外在因素的發展模式。內在發展強調，如果發展是為了實現本土人民的願望，那它就不可能模仿任何一個外部的模式，必須採用本土人民自主選擇的目標和方法，一句話，必須走自己的路。而內在發展的基礎和核心要素，便是本土知識。

由此可見，香港學、澳門學概念的提出，既有中國的背景，也有國際的環境。問題是，當時我們無論對中國國情還是世界局勢都缺乏足夠的認識，對本土知識體系的構思也十分模糊。雖然說，本土知識是一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在知識生產、傳播、消費和辯護上，有特定的文化時空，但許多人忽略或忘記了，港澳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文化實體，而是中國政治和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既要考慮到這兩個地區在殖民統治時期被壓迫的因素及其地方性知識被認受的程度，更加要放在中國的整體上考量。然而，時至今日，我們認為，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認識，為一國兩制的實踐造成了困擾和障礙。從學理上解釋清楚這個問題，理所當然成為了學術界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香港學、澳門學，便是可行的路徑，也事在必行。

澳門學的緣起和聚焦點是歷史。在相當意義上，這是“本土知識的反抗”，因為歷史最能體現本土知識的特徵。眾所周知，澳門歷史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在澳門歷史、特別是主權問題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和爭議，而澳門歷史也一直有兩個版本。要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中葡政府在談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自己的歷史敘述，爭奪對歷史的話語權。回顧澳門歷史二十多年的學術

史，我們不難發現，歷史敘述是如何從葡萄牙主導過渡到中國主導，再演進到如今越來越本土化的敘述。今天，似乎沒有人會質疑，以本土視角解釋的澳門歷史更加接近歷史的原貌，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彈丸之地和睦共處數百年的事實，無法解釋它們之間是如何對話、溝通、交匯的，無法解釋這個被人稱為人類文明實驗室的運作機制和生存模式，也難以找到核心價值和力量源泉去維繫和構建澳門這個多元並存的共同體。

倡導澳門學，主要目的不是令其成為一門顯學。事實上，它今天進入高等學府的殿堂，已經邁出了成為顯學的第一步。倡導澳門學的根本意義，在於建立一個本土知識體系，尋找內在發展的規律，激發社會成員自主發展的創造力，為文化多樣性的合理性解釋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路徑。在此基礎上，找出具普遍性意義、有普世價值即科學、客觀的知識，並將其上升為學術理論。因此，本土知識不僅僅是指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徵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可以具有全球的意義。反過來說，所有知識尋根問底都是地方性的，是一個由特殊而一般的過程，是經驗的抽象。

澳門學的問題、概念、命題、範疇、範式和理論解說，相信在這次研討會將得到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需要指出的是，澳門學也好、澳門研究也好，在相當長時期裏一直處於業餘和邊緣狀態，不僅沒有與社會科學學科有機緊密結合，又缺乏深度的田野學術工作，各學科之間也很不平衡——要不就事論事，既缺乏方法論的指導又沒有理論的昇華，要不泛泛而論，高談普遍意義而缺乏實證的支撐，跨學科研究更是近年才出現的現象。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嘗試，相反，我們應該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他們這代人在條件有限的時代裡的無私追求和默默耕耘，打下了澳門學的地基，鋪平了澳門學的路面，使得我們今天終於可以踏上了一個新臺階。在此一新臺階上，我們應該看得更高、更遠、更清，而且必須將視野延展到中國、亞洲和世界。也只有這樣，才能開創新格局。

這一次澳門學研討會是歷史性的，不僅彙聚了那麼多學界精英，也彙集了那麼多學術機構；不僅可以對澳門學進行一次全面的回顧，也將對澳門學的發展進行令人期待的展望。我們相信，眾志成城，作

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大廈的落成將為期不遠。在這座大廈裏，充滿了我們的經驗、記憶、知識、智慧和精神力量；更為重要的，在這座大廈裏，洋溢著族群的和諧與生活的韻味，滲透出人文的關懷與人間的愛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而正是人性的光輝，使得小小澳門在人類文明史上閃閃發亮，也賦予了澳門學的特殊意義。